

北京

长篇原创小说

亦农◎著

记者



新闻背后 无冕之王

金牌榜首《石佛镇》《美人蹄》冰心图书奖获得者
潜伏八年 缄默三载 最诡才作家**亦农**最新力作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记者



亦农◎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记者/亦农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113-0327-1

I. 北… II. 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752 号

● **北京记者**

作 者 / 亦 农

责任编辑 / 李晓娟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9.5 字数 / 299 千字

印 刷 /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版 次 /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327-1

定 价 / 30.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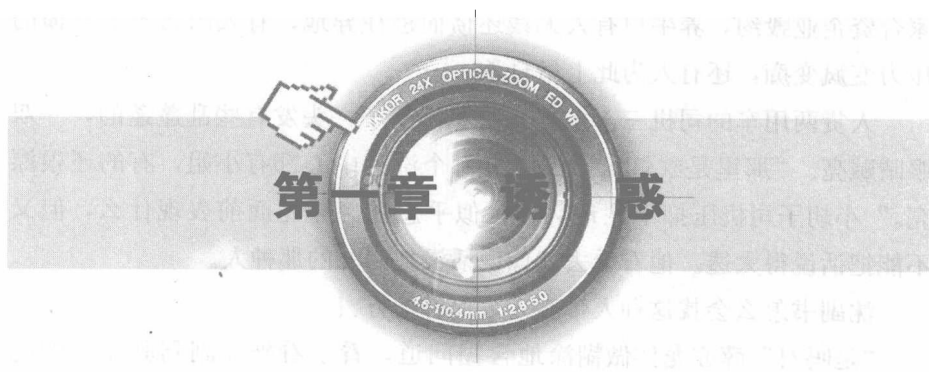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诱惑	1
第二章	托付	13
第三章	租房	22
第四章	西洋景	28
第五章	老屋	36
第六章	谢宾	45
第七章	圈儿	51
第八章	职称	64
第九章	运作	71
第十章	艳事	85
第十一章	连环计	94
第十二章	旧爱	103
第十三章	职场暧昧	112
第十四章	金发洋女	121
第十五章	离婚	131
第十六章	初恋	139
第十七章	急症	146
第十八章	官司	154
第十九章	回家	170
第二十章	选择	179

目录

第二十一章	生死调查	193
第二十二章	雇 凶	202
第二十三章	天涯海角	213
第二十四章	情人之家	223
第二十五章	集体维权	230
第二十六章	玉龙雪山	236
第二十七章	名牌倒掉	241
第二十八章	等 候	246
第二十九章	失 身	259
第三十章	失 踪	266
第三十一章	失 业	275
第三十二章	夜 查	285
第三十三章	送 别	298



晚饭是在沈副书记家吃的。薛亦龙与沈副书记碰杯的时候，沈副书记很不经意地说：“这两天你辛苦了，咱们简单吃一点儿，饭后去洗个澡吧。”

“洗澡”这个词儿，现在的含义很复杂，从某些人口里说出来时，它往往并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洗澡”。身为记者的薛亦龙当然清楚它丰富的内涵，但沈副书记所说的洗澡究竟是什么意思，薛亦龙也不好直白地问。只是心中暗暗咯噔一下，表面却装作很淡然地说：“也好，一切都听您的安排。”

吃过晚饭，沈副书记拨了个电话，不到一刻钟，外面有车喇叭响。“车来了，走吧。”沈副书记平静地穿上外衣，和爱人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他的爱人属于很老实本份的乡下女人，除了支持之外，不会也没有能力干涉丈夫的任何行动。

在薛亦龙的印象中，沈副书记一直都很冷静，属于那种极少情绪外露的人，不喜不忧，即便是遇上很开心的事儿，他也只是微微一笑，你甚至看不到他的白牙。沈副书记小平头，大眼睛，看上去更像一个做了多年基层工作的村支书。他是西萍乡的副书记，因为负责乡里几个村的笼户养牛工程，正在与一家香港合资企业打官司。

薛亦龙就是他请来的记者。沈副书记铁定心要为养牛户讨个说法，不

能让农户投入的血汗钱打水漂。五六万元，对当今的城市人也是笔不小的数目，而对大部分农村人来说，或许就是他们一家子大半生的积蓄，这笔损失足以让他们倾家荡产。通过三天采访，薛亦龙亲眼目睹，因为香港那家合资企业毁约，养牛户有人无钱还债而逃往异地，有人因为不堪重债的压力变疯变痴，还有人为此上吊自杀……

人货两用车的司机三十多岁，留着小胡子，头发有些乱蓬蓬的，一双眼睛贼亮。“那里是红灯区，到晚上每个洗浴中心都有小姐，有的还很漂亮。”小胡子司机压抑不住地兴奋，似乎想在薛亦龙面前表现什么，但又不能把话说得太透。他看上去就像说话没把门儿的那种人。

沈副书记怎么会找这种人带客人去那种地方？！

“是吗？！”薛亦龙佯做糊涂地含糊问道，看了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沈副书记。

沈副书记没有说话，两眼深邃地注视着前方，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此时到底在想什么。

人货两用车在乡镇公路上开得很快，风呼呼地从车窗灌进来，让薛亦龙感到很爽快。大约行驶有二三十分钟，前面就是一座县城。车在县城的马路上左拐右拐，最后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又向前慢慢滑行了三两分钟，最后停在一个门脸还算宽大气派的洗浴中心前面。

沈副书记下了车，早有兩個小姐迎上来。沈副书记不理她们，径直披着衣服往里进，薛亦龙跟在后面进了这家洗浴中心。

穿过大堂，沈副书记推开一扇门进去。薛亦龙不知道究竟要在哪里洗澡，也跟了进去。同时进来的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这是一间足有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厅，有沙发、茶几，茶色的茶几上空空荡荡。茶几对面靠墙放着一台34寸彩电，正播着一部似乎是刚刚开始的外国片子。薛亦龙看到一个丰满而妖娆的外国女人一边跳舞一边脱衣服，心不由得怦怦急跳起来，他故作平静地问：“你们这里怎么放这种片子？”

没有人理会薛亦龙，似乎没听到薛亦龙的话，或者是听到了，而不愿意回答。

三十多岁的女人伸手示意薛亦龙：“先生，你在这边洗澡。”一边说一

边重新将门拉开，薛亦龙跟了出来。他想，沈副书记会在这个小厅旁门的那间浴室里洗澡，有什么事不方便两人共用一个浴室呢?! 难道——

回到大堂，那女人推开左侧一个小便门说：“先生，您请进!”

薛亦龙推门进去，发现这又是一个独立的小厅，小厅连着一个独立的浴室。为了防备有人突然闯入，他把小厅的门从里面插上。这只是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台电视机，桌子下有一台 DVD。薛亦龙想起刚才在小厅看过的黄色片段，暗想不知这 DVD 里有没有黄盘？他又环顾四周，看天花板上、墙角与天花板交接处有没有偷拍的摄像头，看上去还算干净。薛亦龙走过去打开电视机，却出现一片雪花，连基本的电视信号都没有。又去摁 DVD 开关，竟没有插电源。薛亦龙感到有些扫兴，转身推开旁边半掩着的门，里面是狭长的浴室，即可坐浴，又可淋浴。

薛亦龙长长舒一口气，对自己说：“我只是来洗澡的，不是来做别的事的!” 如此默念了几遍，怦怦的心跳安定了许多，刚准备脱衣服，忽听有人轻轻敲门，薛亦龙过去打开门，一个女孩推门走进来。

薛亦龙有些愕然，后退两步，问：“你，要做什么?”

女孩看上去大约十六七岁，穿着很普通，脸上还有一丝稚嫩。她似乎不敢看薛亦龙，垂着眼睑说：“先生，我来帮您洗澡!”

“帮我洗澡?” 薛亦龙并没有特别意外，这不正是他心中一直在猜想可能发生的情况吗？现在真的成了事实，他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先生，我和您一起洗吧!” 这一次女孩说得更明确，声音也略微提高了一些。

薛亦龙说：“对不起，我只想洗个澡。”

女孩并没有要走的意思，而是进了里面的浴室。薛亦龙注意到女孩的身形还不错，大约一米六几的个子，略显瘦弱，似乎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她还没有成年，是谁让她来做这种事?! 是自愿还是被迫？是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了吗？她的父母知道了会怎么想？薛亦龙心里快速而零乱地闪过种种疑问。

面对这样一个稚嫩的女孩，薛亦龙不能说不动心，但紧接着他的担心也来了，如果自己和这个女孩共浴，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这岂

不就是嫖娼？自己这样做，对得起——徐昕蕾吗？即便自己不和徐昕蕾结婚，那能对得起将来那个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吗？！薛亦龙吞咽一口唾液，表面上看上去很坚决地说：“对不起，我只想洗个澡，你请出去吧！”

女孩站在那里有些犹豫，似乎不知道该不该退出去。

薛亦龙看着这个生涩的女孩，又想：她不知是哪个偏远农家的子女，跑到城市来谋生，却干这种陪人洗澡的营生，岂不是一朵鲜花被糟蹋了！自己不能做这个摧花的毒手！便道：“对不起，你请出去吧，我只是来洗澡的。”一边说一边轻轻推了推她裸露着的胳膊。女孩只穿着一件短袖T恤，下身是一条短裙。薛亦龙的手碰到她的胳膊，感到那微黄的肌肤冰凉而紧绷。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啊？他们说我的身材很好的！”女孩说着突然拉下自己的上衣，她的整个胸部全部暴露出来。薛亦龙不能不看那对还算饱满的乳房，肌肤微黄，乳头呈现出未成熟的枣棕色，只有小小的两粒。仿佛受阳光的刺激，薛亦龙扭过脸去，手上却用了力：“你出去吧，再不出去我就不客气了！”

女孩无奈地穿上上衣，慢慢地后退，最后拉开门转身出去。当虚掩的门还没关上时，薛亦龙听到女孩如释重负般对某个人——或许就是那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可能就是这家洗浴中心的老板，说：“他不要我陪。”

一个不冷不热的男人声音说：“你没有脱吧？没有哪个男人见了脱光衣服的女人会不动心！”

薛亦龙轻轻无声地关上门，插死。回到浴室，他觉得那个男人的话说的或许是对的，如果这个乡下女孩当着自己的面脱去所有的衣服，他能拒绝这个看上去还生涩的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吗？她是不是真的像她表面装的那样，是一个还没发育成熟的少女？有些女人已经年纪很大，但看上去还像少女。日本的一些少儿不宜的影片里，常常有女人穿着学生服装来装嫩。

薛亦龙脱去衣服，走进里面的浴室开始洗澡。一连在乡下奔波两三天，身体累乏，也不干净，有水能洗个澡简直是一种奢侈享受。薛亦龙让

洁净的温水冲在自己头上、脸上、胸上，感到头脑清醒了一些。他觉得自己这次选择没有错，也不必后悔。

食色，性也，天下没有不粘腥的猫。但作为一个男人，应该知道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否则，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

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突然听到毫不客气的砰砰的敲门声。薛亦龙心中一颤，如果是洗浴中心的人员，不会这么霸道和无礼。那么，会是谁呢？

薛亦龙用毛巾挡着下体，过去开门。他刚把插销拔去，门就被有力地推开。进来一个身高马大的男人，穿着一身威严的制服。因为心中无鬼，身份又是记者，薛亦龙显得底气很足：“请问，你有什么事儿？”

身高马大的制服男人并不回答，而是径直往里面的浴室闯。五六平方米的一间浴房，除了浴缸和放香皂、洗发水的浴架外，如果还有别的东西，比如一个女人，肯定会一目了然！

事实让制服男人失望了！他目光巡视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制服男人这才很有礼貌地看了看薛亦龙说：“对不起先生，打扰您了，您请接着洗吧。”一边说一边后退着出去，并顺手关了房门。

薛亦龙惊出一身冷汗，并为自己刚才的英明选择而暗自庆幸。他重新把门插上，站在淋浴下继续洗澡。

大约过去三四分钟，门外忽然传来嘈杂之声。似乎发生了冲突，甚至有激烈的吵架和动手迹象。薛亦龙又是一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听声音，好像是在抓沈副书记。薛亦龙脑子急速转动，自己要不要出去加以阻止？但他能阻止公安人员执行公务吗？自己贸然出去，会不会因被认定为和沈副书记是一伙而一同被抓走？如果他们都被抓进去，谁会来营救他们？沈副书记表面看上去并不坏，但“坏人”两个字是写在人的脸上的吗？……在短暂的思考几十秒后，薛亦龙决定继续洗澡，一切都等这个风头过了之后再说。

又过了十几分钟，薛亦龙洗完澡，穿齐整衣服，开门出来。大堂里空荡荡的，那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和柜台后面的两个男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从没见过的老女人站在那里。薛亦龙过去问：“刚才来洗澡的那个男人呢？”

老女人答：“被公安局抓走了。”

“为什么？”薛亦龙脑海里闪过沈副书记嫖娼的一幕。

“不知道！”

薛亦龙走出洗浴中心，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小城的街面上空空的不见一个人影。那个开车拉他们来的小胡子司机哪里去了？薛亦龙站在街边发愣，沈副书记被抓了，司机和车都不见了，自己这时候去哪里？是找什么人帮忙？还是独自先找个宾馆住下来等明天再说？正在犹豫不决，一辆车从远处驶来，停靠在他面前。

小胡子司机从车上跳下来。

薛亦龙不高兴地问：“你刚才去哪里了？”

小胡子司机说：“他们抓沈副书记，我吓得开车逃跑了。”

“沈副书记，他究竟做什么了？”

小胡子司机说：“沈副书记可能喝了一点儿酒，打了一个警察。”

薛亦龙认为问题并不在这里，径直问：“沈副书记有没有找女人？”

小胡子摇摇头说：“没有，警察只说他们看到他坐在屋里看黄色录像。”

薛亦龙说：“那黄色录像是这家洗浴中心自己播放的，我们进去时就有。沈副书记肯定没找女人？”

小胡子点头：“没有。”

“那怎么被抓走了？”

小胡子司机眼珠转了转说：“是不是中了他们的陷阱。你从北京来调查，说不定那家企业早就知道了。他们一直在暗地里跟着，看你们进了洗浴中心，他们就报了警。”

这情节跟演电影似的，但也不能不信。薛亦龙脑袋有些发懵，又不清楚这里面究竟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小胡子司机直挠头：“我们去找乔主任，看他有什么办法！”

乔主任是沈副书记的下属，这两天也一直陪着薛亦龙在乡下调查农民养牛的事儿。他是本地人，对这一带很熟，也应该清楚会不会有什么内幕。薛亦龙点头：“快走！”

小胡子司机开了二十多分钟车，停在一个村旁小路上，他下了车去喊



人。过了十几分钟，三十多岁的乔主任来了，白色的上衣没有完全扎进裤腰带里，显然是被从床上刚喊起来的。他和薛亦龙打了个招呼，三个人上车。

小胡子司机已简单和乔主任说明了情况。乔主任又问：“沈副书记肯定没有做那事儿？”

小胡子点点头：“肯定没有，我保证。薛记者，你得救沈副书记。要不然他被抓进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至少也得半个月！”

乔主任叹口气：“如果这事儿让乡里某些人知道，沈副书记就完蛋了。”

薛亦龙心中稍微有了些底儿，问：“他们会把沈副书记抓到哪里？”

小胡子说：“县公安局，我知道在什么位置。”

薛亦龙说：“走，我们去看一看。”

小胡子开着车，不到二十分钟，来到一个大门前。薛亦龙抬头看，院里面是一座十几层高的办公大楼，正中央挂着威严的公安局标志。但气派的大门前却灯光灰暗，不见一个人影儿。

小胡子指了指旁边的门卫室说：“那里面好像有人。”

薛亦龙上前去敲铁门，大声问：“里面有人吗？请开门。”

小胡子也大声问：“有人吗？快开门。”

门卫室里没有回音。

薛亦龙停了片刻，提高声音说：“里面有人吗？我是记者，要见你们领导。”

话音刚落，门卫室的小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出来：“你是哪里的记者？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薛亦龙说：“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刚才你们公安局的人在洗浴中心抓了一个人。他是我来采访的线人，我正在做一项调查。我要见你们的领导。”

那个门卫迟疑了一下说：“领导早就下班了，你明天来吧。”

薛亦龙问：“你们今晚领队去查洗浴中心的是哪个领导？姓什么？”

门卫说：“是黄队长，你明天才能找到他，他已经回家了。”

薛亦龙说：“那他们把抓的人关哪里去了？”



门卫说：“县看守所。晚上抓的人都送那里。”

小胡子司机说：“我知道看守所的位置，我带你去。”

三个人又赶到看守所，依然是铁门紧锁。他们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出来。薛亦龙说：“我是记者，我想问刚才是不是送来一个人？”

门卫说：“刚才送进来七八个人呢，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位？都关在一个屋子里了，明天才能审。”

薛亦龙问：“你们领导在吗？我是北京来的记者，我要见你们领导。”

门卫说：“领导都不在了，你想让放人，就直接找公安局，找我们这里没用，我们得听局里的。”

这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乔主任说：“薛记者，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明天再想办法吧。”

也只能如此了。小胡子司机把他们拉到汽车站旁边一个小旅馆里，乔主任让小胡子司机先回家了。他在旅店登记，五元一夜。进去是一个小屋，好像过道似的。摆着两张床。服务员说：“这两张床上的人刚走，你们睡这里吧。”

薛亦龙被折腾了整个晚上，这时候又困又累。但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如果这个小县城的领导人不吃什么记者不记者的这一套，那自己也是白费功夫！如果公安的人和对方企业的人真的不清白，合伙来设套儿陷害沈副书记和自己，那恐怕还有更麻烦的事情！又想，如果当时在洗浴中心一时没有把握住自己，同那个十六七岁女孩发生点儿什么事儿，那么此时自己恐怕也被关在小黑屋了。如果这条消息再传播出去——北京来的记者嫖娼！那岂不是要在新闻界成了爆炸新闻，自己想不出名都难！薛亦龙暗暗庆幸自己关键时刻能把握得住。谢天谢地，谢谢自己。

人生应当时时处处谨慎小心，黄、赌、毒千万不能碰。否则，一失足必将是千古恨，后悔死都来不及！

薛亦龙想到这里翻了个身，他心里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是所谓庞大的北漂一族，如今虽然做记者这一行，并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正规的记者证。如果明天公安局的领导不认可自己这个单位

内部颁发的记者证怎么办？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冒充记者，又怎么办？但反过来又想，虽然自己的记者证是单位发的内部记者证，但自己并没有拿它来做违法的事儿，即便这边公安局去查，出了事也应该由单位负责。北京许多新闻单位都在招聘记者，他们和自己一样没有正规记者证……无论如何，明天肯定还有一番唇枪舌箭的交涉，自己得养精蓄锐，好有精力去沉着应付。就是天塌下来，也得等天亮再说了。想到这里，薛亦龙感到眼皮发沉，不久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放亮。薛亦龙起床，才发现门脸房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里有露天的水龙头，他就着水龙头洗了一把脸，脑子立刻清醒许多。

乔主任也起床了，看看表说：“咱们先吃早点。”

两个人就在这家旅店门口就着咸菜丝，吃了几个肉包子，喝了两碗热汤。小胡子司机没有来，乔主任拦了个出租车，两人来到公安局大门外。

薛亦龙掏出记者证对门卫说：“我是昨天晚上来过的记者，我要见你们局长，你们公安局昨天把我的一个朋友抓进去了，他是冤枉的。”

门卫竟然放他们进去了，并告诉他们公安局长已经来了。

薛亦龙和乔主任直奔公安局长的办公室。办公楼里非常安静，很少看到人，大概还不到上班的时间。薛亦龙忽然又有些心虚起来，如果扒去自己记者的外衣，他只不过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罢了，能这样去见一位大权在握的公安局长吗？但事已至此，他不得不给自己打气：我是记者，我没有犯法，我有什么可怕的？

敲门，里面传出“请进！”的声音。

薛亦龙先进，乔主任像一个小跟班似的随后跟进去。

薛亦龙挺胸收腹，神色自若，先过去主动与公安局长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记者，在西萍乡调查一个集体养牛的案子。已经调查了三天，昨晚陪同的朋友觉得太辛苦，请我来咱们县城洗澡。我只是洗澡，你们公安局的同志也进去看了。如果我犯了法，那么现在我和你就不能这么平等地面对面地交流，我就成了你手下的犯人。我的朋友据说也没有做什么，公安局同志进去时，碰到他在看黄片。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我们走进那家洗浴中心的小厅时，他们就在播放黄片，我还问你们为什么要播这个？然后我和朋友分开房间洗澡。朋友可能洗得快，洗完澡出来坐在小厅里，那黄片依然在播。你们公安局的同志就进去了，指责他在看黄片。如果说看黄片，那么我也看了。但这不是我们要看的，是浴室中心的营业者自己在播放。我们总不能命令人家停止播放，所以我认为我的朋友是无辜的，请局长明察。昨晚去抓人的是黄队长，我的朋友有没有在浴室里嫖娼他应该最清楚，请你把黄队长叫来问一下就会明白。我下来调查是秘密进行的，不愿打扰惊动咱们政府部门，所以还请见谅，没有事先和咱们政府相关部门联系。”

公安局长从头至尾认真听完之后，抓起电话问：“黄队长来了没有？”

那面回答说：“已经来了。”

公安局长说：“薛记者，这件事情我知道了，黄队长已经在他的办公室，你去找他就可以。”

薛亦龙和乔主任从公安局长办公室出来，下了三层楼，朝黄队长办公室走。

一路上薛亦龙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见到黄队长会发生什么情况。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如果黄队长不吃自己是记者这一壶，他还真不知道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难道就这样扔下沈副书记，灰溜溜地回北京？无论如何，先要自信地去面对他吧。

轻轻敲开虚掩的门。

“是薛记者吧？请进，请坐！”没想到黄队长显得很热情。

薛亦龙的心里又有了一些底儿。在黄队长对面坐下，薛亦龙又把刚才和公安局长说过的话讲了一遍：“黄队长，昨天晚上是你亲自跑的现场，我的朋友做没做犯法的事情，你心里最清楚。如果只是因为看黄片就抓他，那么我承认我也看了。但这并不能怪我们，因为经营者他们自己在播放。”

黄队长赔笑说：“薛记者，有些情况你们不了解。昨晚是咱们全省公安系统的一次统一行动，没想到这么巧就碰到你和你的朋友。其实你的朋友如果当时好好与我们解释说话，也没什么事的。但你的朋友可能是喝了些酒，而且好像是军人出身，会些功夫，竟然在现场对我们执法的人挥拳



相加，所以我们才抓了他。今天，还得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仍旧态度恶劣，我们还会处罚他。如果态度好的话，你放心，我们今天上午就可以放了他。我这会儿就派车去接他，但是按照程序，你还得就这些情况写一个说明，留下电话等。”

薛亦龙放下心来说：“多谢黄队长，写说明没有问题，我会如实填写。”

薛亦龙写了一份情况说明。黄队长看了看说：“可以了！”

黄队长叫了一辆警车，亲自带着薛亦龙和乔主任去接沈副书记。

还是在昨天晚上来过的看守所，他们在门口停下，过了片刻，沈副书记从里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矿泉水瓶子，神色并没有什么异样。沈副书记远远地看到黄队长，露出一丝尴尬的笑说：“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喝了点儿酒，不该和警察同志动手。”

黄队长淡淡地说：“没关系，咱们回去再说。”

几个人上了车。

“怎么样？昨天晚上？”薛亦龙和沈副书记握了握手。

沈副书记说：“没事儿，我和里面的几个弟兄处得还不错，他们还给我水喝。”

回到公安局黄队长的办公室，沈副书记又和黄队长说了些客气话，黄队长也很客气：“如果昨晚你这样好好和我们说，我们的队员也不会抓你。”

沈副书记也写了个情况说明，交给黄队长时说：“希望黄队长能为我保密，如果这事儿传到我们乡里，我就很难做人了。”

黄队长说：“没关系，我会给您保密。”两人还握了握手。

从公安局出来，沈副书记又握了握薛亦龙的手：“薛记者，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被关多久。”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薛亦龙此时轻松了许多：“没关系，咱们没有犯法，他们原本就不应该抓。”

“等为养牛户讨回了公道，打赢这场官司，我们去北京谢你！”沈副书记动情地说。



“你别客气，如果我的文章能为养牛户打赢官司起到一点儿作用，那也是我应该做的！”薛亦龙说。

采访已经基本结束，薛亦龙告辞返京。沈副书记安排乔主任一路把薛亦龙送到火车站。坐到火车上，等列车启动了，薛亦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